

霜降無聲，一夕白頭

何志平

這幾日，香港不負霜降時節，一股強冷空氣「北壓南吸」，終於收走了夏日最後一絲不甘的燥熱，也撫平了深秋所有斑斕的喧囂，今年十月忽然已薄寒。走在街頭，那種清寂、金屬般的涼意吹在臉上，有了一種真實的屬於冬天的感覺。

霜降是二十四節氣之第十八個節氣，亦是秋季末了，人間至此秋色盡，萬物畢成，畢入於戌，陽下入地，陰氣始凝，氣溫驟降。空氣中的水汽在地面或草木表面凝結成細微冰針，或六角形，色白且結構疏鬆，於是一夜之間霜花滿階，一夕白頭。所謂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天之正也」，霜降，恰好站在「收」與「藏」的臨界點。當北方城市可能已然見雪，但南方諸地平均氣溫尚在攝氏十六度左右，距離見霜的日子還有一段距離，稍稍仍是三秋大忙時節。只是乙巳蛇年，雙春又逢閏六月，低溫沒有過渡期，比以往時候都來得更早了一些。單衣已抵不住瑟瑟的風，需得裹着一件厚外套。

天地在此刻變得格外舒朗與寧靜，好似一種豐饒之後的空虛，以及喧鬧之後的寂寥，充滿哲思的美。正如秋葉飄零而落，並非生機的隕落與一生之盡頭，而是為着新一輪重生，等待下一回的涅槃重生。想起上周在青山上，我遠眺香江大地，滿目秋色勝似春光，隨之陷入回憶。那些被青苔覆蓋的舊年歲裏，有風有雨也有晴，更有說不清的惘。有些人與事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走着走着就淡了。世上唯一不變的，只有變化之道，亦唯有正己修心、存安念、慈悲喜捨，方可突破後天定數，迎來轉機。

但霜降最為特別的，就是意味着秋去冬

來、讓一切重新開始，宛若緊隨其後的九九重陽節，一個融合日月並陽、兩九相重、祈福求壽、感恩自然、辟邪驅災等多重文化內涵的日子。在道家傳統裏，重陽與北斗有關，這一日清氣上揚、濁氣下沉，是道教眾仙升天「新」生之時。人們靜心、祈福、點燈、敬香、登高、祭祖，或為家人安康，或為內心清寧，向北斗許下美好願望。這些古老傳統，其實都是意欲洗淨心靈塵埃，為生活找準一個錨點，令漂浮的心落定，亦即向內安頓、回歸生命的本身。

幼年，祖父在重陽日，總是帶領着全家人前往新界某處拜山，以尊秋祭之禮。他篤信風水，其摯友廖伯公正是此道中人。不管何時，廖伯公皆身着唐裝、布鞋，手拿一把黑傘，雲遊四海，吸收天地靈氣。廖伯公說，明朝期間賴布衣曾因追尋龍脈一路直達香港，龍口所含之明珠，在途經香港時吐了出來。所以香港是寶地、福地，有山、有水、有形態萬千的島嶼。至於其他的青龍白虎、巒頭理氣、朝山案頭等，太過高深莫測，不容易聽得懂。

我五六歲時，祖父在廖伯公撮合下，買下了一處墓地，將曾祖骨殖從中山遷葬過來香港。自此每逢清明重陽，一家大小二十餘人扛着祭品、香燭等，先搭巴士再走山路，耗費近四個小時前往墳前祭拜。我們一幫小朋友，生於城市，長於城市，好不容易來到郊外，個個興奮異常，在草地上盡情奔跑打鬧。後來幾年，我們乾脆帶了風箏與玩具，把重陽登高掃墓當成一次難得的秋遊。霜降前後，秋高氣爽，大人圍坐閒話家常，小孩追逐嬉戲，清風徐來，不亦樂乎。由於路途遙遠、交通曲折，一去便是一整天，等急匆匆趕回家，天早已黑



◀龍脊是香港熱門登山地點之一。
資料圖片

大家以思念為起點，在祭祀中感知血脈延續、思考生命之有限，人生之來處是血緣傳承，歸處是塵歸塵土之必然，其意義就在於當下每一天。天道好輪迴，因果傳承。清明也好，重陽也罷，這些先人之念，都化為對今人之關愛，對萬物眾生之慈悲，以及千古鑒金歲月的廣續榮光。它更像是一條無形的紐帶，將我們與長輩先賢緊緊相連。

近來雨多，幾乎不見月光踱過窗櫺。下午黑得早，早上亮得慢。哪怕大中午推開窗，遠處仍是一片暮色朦朧。人這一生，也不過如此。春天抽芽，夏天生長，秋天結果，冬天枯萎，萬物皆有時節，人生每個階段亦有相應節奏。我們只要站起來，抬起頭看看天高雲淡，在心中輕輕放下些什麼；或是爬上去「登高」，才能站得高看得遠，放眼世界，北望神州，胸懷天下，利益眾生。

我在這個霜降與重陽，思念着故去的因與緣。也願君於此，圍爐靜坐，溫茶讀書，內守心神，外添暖衣，且待冬日降臨，你我已滿懷從容。

這般，亦極好。

奪四項大獎包括佛羅倫斯國際音樂節最高榮譽

聖士提反書院附小合唱團
首支港隊榮獲「大衛金獎」

藝壇動靜

香港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合唱團（下稱「合唱團」）在7月於意大利佛羅倫斯舉行的第12屆佛羅倫斯國際合唱及管弦樂節中實現歷史性突破，奪得四項大獎，其中包括最高榮譽「大衛金獎」，成為首支獲此殊榮的香港合唱團。近日，合唱團指揮嚴珮詩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，回憶這段參賽經歷歷程。她表示，從聲音、舞台動作到跨文化選曲，每一個細節都用心打磨；學唱時，學生們不只是掌握旋律，更理解歌曲背後的故事與文化。在嚴珮詩眼中，這段跨文化經歷，亦成為孩子們音樂教育中珍貴的一環。

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



▲香港聖士提反書院附小合唱團演唱壯族山歌《水母雞》。
受訪者供圖



▲嚴珮詩希望能栽培更多喜歡音樂的孩子，讓他們在學習合唱的同時提升對美學與文化的認識。
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



▲學生之間的情誼，也在合唱團內的相處中悄然加深。
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

話你知

佛羅倫斯國際合唱及管弦樂節（Florence International Choir & Orchestra Festival）是一項每年7月在意大利佛羅倫斯舉行的音樂盛事。活動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團、管弦樂團與樂隊參與。

舞台上，學生們演唱了多首跨文化曲目：匈牙利民謠《Katalinka》帶來悠遠歷史氣息，講述18世紀土耳其入侵匈牙利時期的故事；壯族民歌《水母雞》採用接近山歌的唱法，配合舞蹈動作，生氣盎然；意大利作品《Wah-bah-dah-bah-doo-bee!》既向主辦方致意，也為演出注入歡快律動，使多元文化的氛圍更加鮮明；合唱團「飲歌」《永遠的信望愛》呼應其校史背景，也是合唱團向世界的自我介紹。

「合唱團是校園文化一部分」

奪得大獎源於長期培育和精心準備。嚴珮詩回憶，學校合唱傳統已有四五十年，早在她入職之前，這所小學的合唱團已經是校園文化的一部分，「學校很支持、家長也很支持，大家都喜歡唱歌，這樣的氛圍令我們能夠把這個傳統延續下去。」

這次赴意大利比賽，團員是四至六年級的學生，年紀最小的只有10歲。為了準備這場比賽，他們練了好幾個月——每周至少兩到三次，從聲音、語言到舞台動作都反覆打磨。「小朋友都很活潑，要他們坐下來專心唱歌不容易。」嚴珮詩笑說，「但他們真的很努力。其實訓練挺艱苦的，我們的曲目在技術上難度都很高，但我希望學生能不斷挑戰不同層次的學習，不只是停在某個階段。」

在嚴珮詩眼中，教學不是嚴厲的訓練，而是一場有策略、有樂趣的陪伴。「有時候要跟他們玩一下、講點笑話，或者加一些動作去提升他們的興趣。」比賽曲目中不乏不同風格的作品——從民謠到現代曲，從歐洲到亞洲。「選曲

的時候我們盡量多元化，有些比較活潑、有些是傳統曲調，也有一些是民歌。」她特別提到孩子們學唱外語歌曲時，學習的不只是旋律。「譬如我們唱匈牙利的《Katalinka》，或中國壯族的《水母雞》，我都會先講故事。比如《Katalinka》是在18世紀土耳其入侵匈牙利的時期創作出來的，而《水母雞》是壯族的山歌。當我告訴他們這些背景，孩子們會更明白那個情感是從哪裏來的。」

音樂延伸書本以外的學習

嚴珮詩亦發現音樂能延伸書本以外的學習。「課本教他們認識不同民族，但唱出來能讓他們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份文化。」她舉例說，《水母雞》的歌詞其實是壯語，不是普通話，「孩子們剛開始唱時覺得不太明白，但慢慢地，他們會感受到那個語言裏的節奏與喜悅，在舞台上配合舞蹈動作，彷彿真的走進那個民族的世界。」觀看錄像時，可以發現這首歌的合唱並不像大眾熟悉的美聲唱法，但別有一番風味；即使沒有到現場，也能感受到那種如山歌般生動、身臨其境的效果。

這樣的跨文化體驗，也成為他們音樂教育中珍貴的一環。「除了音準和技巧，我更希望他們能理解音樂背後的故事與美學。」嚴珮詩說，這樣的學習不只讓學生更懂表達，也讓他們對不同時期、不同風格的音樂有更深的認識。「像《Katalinka》那樣的歌曲，我們堅



►合唱團在「大衛金獎」中奪得最高榮譽。受訪者供圖

持用匈牙利語演唱，不用英文翻譯，因為那樣才能保留原來的味道。」

學生之間的情誼，也在合唱團內的相處中悄然加深。六年級團員陳芊彤說：「我們本來是不同年級的同學，很少有機會一起上課，但在合唱團裏大家變成了朋友。」在日常排練中，有人忘帶樂譜，大家就會一起看；有人音準好，就會幫坐在附近的同學對音。這份互助和默契，也讓團隊精神在平凡的練習中慢慢扎根。這次比賽的準備，是全校，甚至全家人共同的投入。嚴珮詩感嘆，「孩子們為排練付出了不少暑假時間，也因此減少了與家人的相處。」70多位學生參加比賽，逾百位家長隨行，不僅提供經濟支持，也親自到現場為孩子們加油，協助安排活動，照顧孩子，這讓嚴珮詩深切感受到大家齊心協力的力量。

此次意大利之行，亦是一段增長見識的旅程。六年級團員呂咏玲說：「我們在意大利上了大師課，收穫頗多，也體驗到在歷史悠久的大教堂(cathedral)中唱歌，建築本身帶來的音響效果特別棒。」看到學生在海外體驗中獲益良多，嚴珮詩也希望能栽培更多喜歡音樂的孩子，讓他們在學習合唱的過程中，同時提升對美學與文化的認識。

廣東話演繹音樂劇趣味十足

表演特色

合唱團平時也常唱廣東歌。嚴珮詩提到，合唱團曾在音樂會上演唱許多帶有急口令或音樂劇元素的歌曲，用廣東話呈現，趣味十足。今年，他們參加第7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（77th Hong Kong School Music Festival），以粵語歌曲《秋夜》奪得第一名。這首作品出自香港本地作曲家陳偉光之手，學生們能以熟悉的語言詮釋本地創作，別具意義。

嚴珮詩特別希望學生能在歌唱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文化歸屬感。合唱團亦曾演唱校友何崇志的作品——這位有「麥兜音樂人」之稱的作曲家——作品風格地道，充滿香港味道。「比如《一蚊一厘歌》那類快口歌，學生唱得又開心又投入。」嚴珮詩表示，對學生而言，透過廣東話歌曲的學習，不僅能練習音樂技巧，「也讓他們在平時以英文（或普通話）授課的校園生活中，更多接觸和理解本地粵語文化，增強對文化背景與表演特色的認識。」



▲奪獎源於長期培育和精心準備。
受訪者供圖